



口红·南瓜  
Lipstick Series

每个人都是别人的医生  
命运早已备下了解药

# 医生 与咖啡馆 与信



何佐伊



著

一家奇怪的咖啡馆，许多有故事的灵魂，总有一个故事会击中你  
这是关于感动、治愈与重生的温暖故事

人们从不会没有缘故地相遇，此时  
此刻，在某个地方，那个将要治愈  
你的陌生人，正在走向你

Doctor  
Cafe  
Letters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# 医生 与咖啡馆 与信

何佐伊   
/ 著

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 
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医生与咖啡馆与信 / 何佐伊著. --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20.8  
ISBN 978-7-5500-3766-3

I. ①医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0) 第120313号

## 医生与咖啡馆与信

YISHENG YU KAFEIGUAN YU XIN

何佐伊 著

---

出 版 人	章华荣
责任编辑	蔡央扬 郝玮刚 程慧敏
书籍设计	黄敏俊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 × 1000mm 1 / 32 印张 8
版 次	202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19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3766-3
定 价	38.0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 05-2020-87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录

### 第一部分 十三件心事 / 001

七个心藏隐秘的客人，五位诉出过往的店员。  
他们在繁华的上海邂逅，在灯火阑珊处互相温暖。  
让我们一起和过去和解，与未来相遇。

丽君 / 002

猪坚强 / 010

企鹅妈妈 / 019

一杯馥芮白 / 028

那个作家 / 046

天教长少年 / 054

大象深藏的记忆 / 066

原来你也在这里 / 073

“利奇马”来了 / 080



风陵渡口 / 093

高中，永远不会结束 / 104

我煮碗面给你吃？ / 118

一个小秘密 / 123

## 第二部分 咖啡馆日记本 / 135

每个人的故事都是一本诗集，可当你还没理解它的诗意前，它破碎不堪，凌乱而狰狞。

纯情即堕，纯想即飞 / 136

尽根牙 / 153

云何应住 / 163

铁锁练孤舟 / 180

何日君再来 / 194

### 第三部分 一“笺”如故 / 203

不要因为别人而黯淡自己的星空。只要你用心经营，就算一碗青菜白粥，看似清淡，却也是幸福真正的坐标。

最后的诊疗 / 204

难凉热血 / 212

尾声：聚散终有时 / 220

### 番外 / 239

如果芸知道 / 240

## 第一部分 十三件心事

七个人藏隐秘的客人，

五位诉出过往的店员。

他们在繁华的上海邂逅，在灯火阑珊处  
互相温暖。

让我们一起和过去和解，与未来相遇。



在这川流熙攘、繁华闹猛的大都市，每天都有很多破碎的心，而今天那颗心是属于我的。昨天巴黎圣母院还巍然屹立，昨天我还是一个拥有母爱的幸福女孩，今天这两样都不存在了。世界上有那么多城市，城市里有那么多咖啡馆，而我却走进了“笈”，写下我的心事。

——丽君

## 何遇视角

# 丽 君

这是关于我的故事，为了提纲挈领，我将略去繁琐前情，直接跃到2019年那个春天开始说起！

三月末的上海，嫩枝从隆冬的寒冷里被春日逼出绿芽来，芳草葳蕤，花团锦簇，一片柳絮飘飘的愚园路上新开了一家咖啡馆，一家奇怪的咖啡馆。

首先是它选址奇怪。店家周围既没有摩天盖日的办公楼，也没有十里洋场的繁华景象，却是被一个开放式的菜场包围，街上充溢着小贩摊位的烟燥荤气；正门恰遇一所创建悠久的综合医院，时常伴有救护车呼啸进出。

其次奇怪在咖啡馆的经营模式。咖啡馆门口支着的小黑板上写着两

行字：

何必在打烊前急着奔向出口？

我有咖啡，你有故事吗？

原来这是一家可以写信的咖啡馆。如果遇上店里促销，写信的顾客还会得到免费咖啡或甜点。

起初不论路人还是街坊，都为这家不挑风水的新店的前景感到担忧。咖啡馆沉寂了数月，终于有猎奇心强的年轻人开了头阵。对他们而言，没有什么比这样特立独行的地方更合适登上朋友圈的了。先是学生党，然后是三两闺蜜，再是年轻的上班族……因为写出的心事时常还会收到回信，如此口口相传，不多时，咖啡馆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。

咖啡馆采用北欧风格的装潢，外墙红瓦上镶一块小竹牌，用小楷写着一个“笺”字。室内以浅色为主。店面不足20平方米，虽然面积不大，倒也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临墙一张原木长桌后设有三个面窗座位，吧台正对的墙上挂着几幅风景照，有霞光万斛的日出，也有霁色催云的晚霞。店门口放着一个伞架，晴天时，伞架上会放一株鲜花，玫瑰、鸢尾、桔梗，每日不同。

店里有四名工作人员：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糕点师，一个精明干练的女咖啡师，两个服务生，一个全职，一个兼职。

你问我为什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

忘了自我介绍，我叫何遇，是这家叫“笺”的咖啡馆的店主。

我想您大概不关心我们的当季饮品，也不在乎此刻是猴年马月，那么



直奔主题，来说说客人是如何分享心事的吧！

本店准备了各式纸笔、信封。无论男女老少，都可保留隐私，匿名或用笔名写下心事，投入吧台上的木色信箱。信箱旁设有一个回信篮，部分心事书写者会得到店员或我的回信。

咖啡馆已经开了有一阵子了，前期的投入还没挣回一成。你好奇我为什么要开这样一家咖啡馆？

这个嘛，请容我再保密一阵吧！

我不常驻店里，但会在打烊后过来核一下账，检查一下第二天的食材、设备安全和卫生等问题。比如今晚，来笺的时候，员工都下班了，店里只留一盏橘色留夜灯。远远望去，咖啡馆宛如矗守在深蓝夜空下的一抹人间暖色。

我给自己泡一杯咖啡，坐在窗前，翻看白天那些客人的信。和平时一样，大多数信都是一些年轻人“求而不得”的烦恼。正应了那句话：青春之美好，只有当事人对此后知后觉。

然而今天的信让我有了额外的收获。在那些粉红色的、以梦为马的烦恼里，我第一次看到了特例，咖啡未啜一口，我已经毫无困意。

泪痕晕染信纸，娟秀却越写越潦草的字迹宣告着写信人的情绪是多么激烈。

你好！

我不知道读到这封信的你是谁，就像你不知道我是谁一样。或许你可以称我丽君，这当然不是我的真名，是一个我母亲非常喜欢的台湾歌星的名字。

此刻我异常悲痛，我的母亲上周病逝了。

听说今天写心事的客人可以免费获得一份当日甜点，我写下这封信，当然不是为了用任何与我母亲有关的回忆来换取贵店的一份小便宜。只是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，我在贵店喝着苦得恰到好处的卡布奇诺，无法控制内心逆流成河的悲伤，只想将这份悲伤寄予信纸，宣泄我如今柔弱无能的伤心。

那天晚上，我正把两包生活垃圾分类后使劲塞入一个大袋子里，预备明早出门扔了，电话突然响了。不知道你相不相信预感，我一向害怕不恰当时间来的电话。当时我看了挂钟，已经是晚上十点半了。我怀着惴惴的心情接起电话，电话里只有哽咽声，但我知道那是父亲的声音。除了父母，没有人会打我的座机。恐惧，在寂夜里蔓延扩散……然后是爸爸熟悉而哀伤的声音：“娃儿，回来一趟吧！”

一个电话让我的世界天崩地裂了。我挂了电话，恍恍惚惚收拾了一些东西就往火车站跑。几个小时前，我还在公司里和同事们哀悼巴黎圣母院的消亡，而我的母亲却在生死线上摇晃。暗夜冷峭，此刻的一切仿佛是一个梦。

一路上，想的尽是我与母亲的往事，却想不起来最后一次和母亲通电话是何时了。

父亲告诉我，母亲已经病了很久了，可她不想让我担心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我。

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开始对于家里的电话不耐烦。对于“吃了没？”“睡了没？”“衣服够不够穿？”这些陈词滥调疲于回答。狡猾地以工作为理由推掉了父母的视频要求，因为我厌烦了一直对着手



机屏幕里的半张大脸，因为我宁可看综艺节目，也不愿意浪费时间回答他们无聊的问题。因为我总是以为陪伴他们的时间还长……

母亲贤惠温和，而我从小倔强任性，现在才明白，我的任性都是被母亲惯大的，从小到大，她什么都顺着我。

考大学的时候，家人建议我考师范类，以后毕业当个老师，我却偏要学金融，最后是母亲纵容了我。

就业的时候，家人让我回家谋个铁饭碗，常伴父母身边，我却偏要选择在上海闯荡，独立自主，最后是母亲纵容了我。

适婚的年纪，家人又规劝我抓紧找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，让父母早日含饴弄孙，可我又叛逆地不愿接受那种包办式的相亲，最后又是母亲纵容了我。

她总是温和地笑着对别人说：“孩子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。”如果遇上亲朋好友再规劝，她也只是笑而不语。一直以来，母亲用自己的坚强保护着我的自由，给我足够宽广的天空让我飞翔。我飞得那样远、那样远，却忘记了回归，因为我一直以为来日方长。

我从来不知道每次和我通电话时，母亲祈盼而渴望的眼神；我不知道每次回家前，母亲掰算着日子，提前一周就把我房间的东西安放得妥妥帖帖。我不知道她多渴望这短暂的和我相处的时光，而我每次回家却只盯着手机。

她怕限制我的快乐、打搅我的生活，始终小心翼翼地爱护着我。可我却一直依赖着她的爱在慢慢疏离她。在本可以回家的长假，我选择去顾村公园看樱花、去大宁公园看郁金香，忘记了家乡倚石傲然的迎客松；当发了奖金后，我犹豫再三，仍旧决定买那只朝思暮想的LV

（路易威登），而不是回家孝敬父母，我总觉得孝顺的时候还有很多，没想到会这样突然……

妈，你怎么可以走得这样决绝？为什么连一声“再见”都不等我和你说？

这两天，那晚的电话声一直萦绕在我梦魇里，像一条鞭子，一次次抽在我脑袋上。马尔克斯似乎说过，父母是搁在我们和死亡之间的一张软垫，把你挡了一下，父母如果不在了，你就直接坐在死亡上了。

从家乡回来那日，天色阴沉如晦，打开家门，我看到那日弃在门旁的那袋垃圾还在，我自负地以为悲剧会让世界宽容我，可世界连一袋垃圾都不会为我清理。我没有了妈妈，但垃圾还得自己扔。

我提着垃圾，走在幽静的小区里，胸口一阵阵发闷，一股热气从脖颈直涨入脑门，痛得我喘不过气，感觉自己每一秒都有可能晕厥过去。可是我没有，我仍然清醒地感知着每一秒的痛苦，被守在垃圾桶旁的居委会阿姨勒令将垃圾分类。就如现在，我坐在咖啡馆里，看着周围谈笑风生的姑娘们，却没有一个人知道我这样一个看着健康完好的人，心已经碎了。

妈，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！好想你！

如果可以，我多想用自己的寿命来换取你留下的时间。可是我做不到。

我的世界没了你，以后谁问我吃了没？谁关心我有没有穿秋裤？谁来催我找男朋友？

妈，我爱你！可惜对你说得迟了。



信上透出的哀伤化入窗外幽暗的夜色里。随着年纪渐长，这种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悲伤会跟自然规律一般降临。咖啡凉了，比这长夜更冰冷的大概是这个女孩的心。

第二天，我被一阵金属发出的“铛铛”的开门声吵醒，糕点师杨师傅每天是第一个到店里的人，他显然没想到会有人比他还早，我们互相震愕了一番，看清彼此后，才露出略显尴尬的笑容。

我揉了揉睡塌的头发，恍惚望了眼周围，晨曦已经透窗进来。这时才顿感后脊传来一阵酸痛，看来我对睡觉地点真是越来越不挑剔了。

杨师傅一番好意，特地为我准备了早餐。

“顺利吗？”我问。

我和老杨认识快五年了，我们的相遇和我之前的职业有关。

他原先是一家面包店的员工，后因那家店生意不景气而失业，正逢我决意开咖啡馆，所以我俩一拍即合。他每年五月会请一周的长假回老家探亲，今天正逢他从四川回来的第一天。

老杨给了我一个很足量的“嗯”。他每次探亲回来总会有一段时间陷入低落的情绪中。过两周便会渐渐恢复。

阳光照着飞扬的尘埃颗粒，又圣洁又世俗。

我的眼角带到昨晚的那封信，此刻它正安静地躺在一杯雾气腾腾的热牛奶下，白昼的光芒扫去些许它留下的哀色。我不认识这个姑娘，我对她的人生一无所知，可我读了她的心事，像是亲自剖开了一道伤痕，而任由它鲜血淋漓。

何遇啊何遇，我不禁伸了个懒腰，看来半年梅妻鹤子的逍遥日子终要

结束了。该是时候重拾旧业了。我捧起温热的牛奶喝了一口，看着老杨忙进忙出地烘焙着蛋糕，一个想法，一个或许是残忍的想法在逐渐酝酿。

“老杨！”我清了清嗓门。以前我总称呼他全名，直到我俩有了雇佣关系，发展出另一种关系后，我也开始跟着其他人一起喊他“老杨”了。

老杨停止揉面的动作，抬头看我，显然是在等我的指示。他额头上深深的“川”字在清晨的光里无处遁形，而两只精明睿智的眼睛不服老地在宣告着五十岁男人的坚韧。

我舔了舔唇，对他说：“这封信，我希望你看一下。”

看到他脱下手套，狐疑地伸过来的手时，我矛盾了一下，或许我有些残忍，我在期许用一道结痂的旧伤去安抚一道刚割破的新伤。

可是，已经十一年了，应该是时候了。



一只母猪需要妊娠150天才能诞下一胎猪崽，一个孕妈需要280天才能孕育出一条新生命，而剥夺69227条生命却只要2分钟。

生灵万物在天地面前是如此渺小，却又如此坚韧。我成为鳏夫已经11个年头了。何医生说是时候了。我默然点头。猪坚强已经13周岁了，猪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

——老杨

何遇视角

## 猪 坚 强

我不知道那位经历丧母之痛的姑娘是否还会再来，我甚至不知道她长相如何，芳龄几许。不知道我为她准备的“药引”能否有机会给到她，春色还是一样迷人，客人还是一样踊跃。

或许每个人对于悲痛的处理方式不同。一些人需要释放，他们会找至亲好友，一遍遍发泄心中抑郁。在旁人的关心劝慰里，让伤痛渐渐磨得不再新鲜、不再冒血，也使自己习惯；也有一些人，他们像骄傲的猫，只想在洞穴里自己舔舐伤口，不愿分享，也受不住别人的嘘寒问暖，用自己的坚强去压制疼痛，有人同情，他们的骄傲便要崩溃。

那位署名“丽君”的女孩属于哪一类呢？

日子在春风里飘扬轻荡，那日下午，服务生小渔兴冲冲跑来，向我边使眼色边压嗓悄声：“来了！她来了！十点钟方向。”对于小渔的认人功夫，我不疑有他。向左斜方望去，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孩正靠窗茕茕独坐，上身一件灰色布衬衣，下配一条洗白的牛仔裤，稀发懒梳，眼睛浮肿，面色憔悴。而她身旁的椅子上正格格不入放着一只驴牌NEVERFULL（意为：永远装不满）经典款。我用这一眼便确定了是她。

小渔按照我的吩咐把一块蛋糕送至她桌前。她的错愕是可想而知的。

“这是我们今天的特色点心，希望你喜欢。”

女孩红肿的眼睛里涌出一丝波动，低头看了眼蛋糕。

“这个也是给你的。”小渔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用红丝带绑住的纸卷，小心翼翼搁到她轻缩回去的肘边，然后回身离开。

回到吧台，小渔向我使了个“不辱使命”的讨夸眼神，我给了她一个肯定的微笑。

女孩看着芳香诱人的红丝绒蛋糕，发了好一会儿怔，她的警惕和疑惑是需要一些时间来消除的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不打算打搅她。

良久以后，她终于抽开蝴蝶结，缓缓翻开了卷成一团的那封信。

丽君：

你好！

非常冒昧给你写下这封信。我并不认识你，就像你也不知道在信纸另一端的我是谁一样。如果你感到莫名其妙，我完全理解，就当我是个爱管闲事又没人搭理的疯老汉吧！一个想和你说说贴己话的疯老汉。